

一个二十八岁青年的遗著

作者

王明津

整理排版 陈鹏

封面设计 陈鹏

准印证号：白新图资准

印证（2002）第 102 号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单位：白贡市文教印刷厂



王明津。曾用名王可。1972年12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曾在后山坡小学、自贡一中、川大新闻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进修班读书。生前在自贡人民广播电台任记者、编辑。喜欢读书、写作、画画、治印、打台球、与朋友一起聊天。2001年4月16日因心脏猝死不幸早逝。

许许多多的经历随着时光一起慢悠悠地过去之后，我们的心便不再如童年的宁静，就象一块小石子投入了清潭，一圈圈涟漪也就四处要风荡开去，不停地动荡着我们青春的心。我们成群结伙，在青青的草地上、在水边的沙地上吸吮着阳光、书籍和很多很多我们来不及咀嚼的东西。一种令我们伸长脖子眺望、却又愿意它的来临的芽儿在我们心中萌动，那就是——梦，一种新的甜的美的梦。世界是如此的完美，在她的光怪陆离的前景里我们注进了最多的甜美和快乐。我们的追求象那两只洁白的鸽子迎着阳光飞翔，我们的向往如春天的云和水到处溢满了粉红的热情和目光。

在那些突然到来的空寂得令人难以接受的情绪状态里，轻轻萦绕的唤醒我们的还是一首首儿时甜甜的歌曲和无数个过去的各种色调的画面；暖洋洋的风，冷冰冰的雨……让我们去想——很多很多过去了的小事，很多很多伙伴和师友在泪水流淌够了之后，又激励和推动我们继续去寻找那些永恒的不尽的追求。

目录

序	1
读明津	3
恸	11
忆明津	13
哭儿	17
第一卷 学术论文	19
第二卷 北京通信	263
第三卷 文学作品	663
出版后记	865

序

这是一个青年学者的遗著。说王明津是学者，是他猝然离世后，读到了他的文稿而得出的结论。而以前，我却一直把他当成孩子。作为他父亲的朋友，我在他家里见过他几面。记忆中的王明津少言寡语，喊一声叔叔后就直进自己的小屋，轻轻关上门，再也不见他出来。以至我从未有机会和他交流，甚至未能看清他的模样。而当我能仔细端详王明津那张年青的脸时，已是斯人远去，化作天上一颗年轻的星辰了。

在他去世之后那个个月，他的慈父王典泽悲痛欲绝，坐立不宁，走来我家里倾吐思子之情，告诉我，孩子在电脑里还留下很多遗稿，我并没多在意，只是劝老友节哀，说人死不能再复生，你千万要保重身体。又过了一阵，老友又说他读完了孩子的所有文字，完全令他吃惊，他太不了解孩子了，他是那么有思想，他走得太早，太可惜了，表示要为孩子出本书，无论生活多么拮据都要出，并委托我来为这本书作序，我马上答应了，看着老友黄瘦憔悴的脸和那双执着燃烧的双眼，他让我作什么我都无法回绝。当我离开自贡之后，我们的电话联系不断。陈鹏，王明津的朋友——一个至今没有见面青年教师——，受老友之托，从网上给我发来了王明津的遗稿。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不停地按着电脑里的翻页键，一口气读完了王明津所有的文字，已是凌晨三点。我关了电脑，推开办公室的窗子，抽上支烟，遥望夜空中依稀的星辰，我突然明白了，我的老友王典泽为何坚持要为他的爱子出本书，这是不仅仅是一个父亲念子之情，而更是出于一个文化人的敏感，这是些有价值的文字，不该也同他的爱子一道随风而去，那将是他更大的悲哀和痛苦。

这是些非常有价值的遗稿。在王明津短短人生中，他以一个青年学者襟襟与气魄，在解剖着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孜孜不倦地读书、思索和写作，进行着中西文化比较，文史哲并进，许多学科已进入到了深层领域。而这一切，都是在他工作之余，在一个简陋的小书屋里完成的。如何评价他遗著的价值，那是专家和学者们的事，对此，我不想多言。我只是想说，作为一个中年文化人，面对这些承载着复杂而尖锐思想的文字，我突然感到汗颜：当“孩子”埋头于破旧的书斋，在精神世界艰难跋涉、寻找真理、摸索通向类理性和幸福之门、并由此累毙在电脑桌前的时候，我们这些“大人们”都正在干些什么？

我也明白了王明津回避“大人”世界，而只愿意躲入自己小天地的缘故了。

在我现在生活的这个城市里，正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大小权贵们狂饮着人生的琼浆玉液，忘记了自己只是人间一匆匆过客，错把他乡当故乡。

不由得又想起那首诗：

亲戚或余悲，
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
托体同山阿。

典泽老友，也许明津走得好。他质本洁来还洁去，在晶莹的天国上，正超脱地俯瞰下面的滚滚红尘，清静地微微而笑。

武志刚

2002年7月8日于成都

读明津

——代序

去年初夏的一个清晨，我正坐在书房的电脑桌前敲键，窗外清晰地飘进来对面楼层里的阵阵哀乐声。在这民居密集的钟云山上居住了十多年，每听到这低回的“生活的颤音”就知道这家那家有了丧事，对此我早已习惯。下得楼来，偶见讣告，死者的名字我不熟悉，也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但讣告上写明死者系因心脏病猝发，28岁即英年早逝，不免引发了我一丝修短无常的人生叹惋。刚回到斗室，友人的电话来了，告诉我：死者王明津，是我的文联老领导和朋友王典泽的幼子。哦！不就是多年以前我曾在典泽家里见过一两次的文静多思的少年吗？我马上赶到典泽家，向灵堂里死者的遗像三鞠躬，并且向典泽夫妇说了些要节哀顺变之类的话，但深知，此时此刻，我的劝慰对沉浸在老年丧子的大悲痛中的他们，未必有多大的作用。

此后，我几次和典泽于散步时相遇，他的心绪已渐趋平静，然而痛定思痛，舐犊之情更加深沉。他告诉我，他和明津的好朋友决定整理出版明津的遗著，使其流布世间。我非常赞成，的确，纪念一位故去的勤奋笔耕者，这可以说是最好的方式。我说我可以为出书作点什么，比如说校对；后来又答应典泽，为这本书作序。

明津的遗著送来了。好家伙！不算其它散件，单是一厚册《存

稿》(钢笔手抄复印件),就有 370 多页!这还远不是全部,还有相当一部分要从网上下载,据说他留下的文稿近 60 万字。典泽说全部看完太费时间,只需略作浏览,有个基本印象就好动笔。

限于时间,我的确只能是“略作浏览”了一下,就已经知道了这作序一事自己其实是不能胜任的:为别人的文章作序,必须对其人其文平时就有相当程度的熟稔和了解,才能高屋建瓴言之有物。而我与明津从无工作或私谊的交往,他的文章我也是第一次读到,我承认有的篇什的精义我一时还不甚了了,尚须假以时日仔细咀嚼。“书被催成墨未浓”,因此我所写的只能是一点读后的感受——不是序,也称不上是评论。

二

我所读到明津的这一厚册《存稿》,是他生前自己编定的,仅是其作品三大部分之一的“文学部分”。此外,据他自订的目录,他的《存稿》还有“理论部分”,收有《文明的体系性》和《谋略论》(后改名为《权术论——实践中的妥协》);“其它部分”,收有日记和寄给陈鹏的信,等等。“文学部分”写作的时间跨度,从 1985 年 6 月起,其时他还不到 13 岁;到 1992 年 3 月止,其时也还未满 20 岁。“文学部分”又细分为上卷(“四类体裁”:文言诗;白话诗;散文;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锦瑟华年》的提纲)和下卷(散文诗集《流》)。

如果天假以年,这样劲健的势头可以视为是一个必成大器前途不可限量的征象!即以现在而论,这样洋洋煌煌铺开的写作规模,这样孜孜兀兀铸成的文字心血,对于一个在人生道路上只走了 28 个春秋就积劳成疾而倒下、在繁重的编辑和记者工作的业余,

还坚持写作的年轻人来说，用一句“著作等身”的老话来称道，也是毫不过誉的。正是这一点，给了我深深的感动。

三

明津的著作，给了我以这样的印象：

一，他是心细而严谨的。这从他编辑自己文稿的细致有序中可以看出。我想，这是由于他是四川大学新闻系的科班出身，又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进修班，并经历了在自贡人民广播电台不算太短的编辑和记者生涯，因而历练出一种既能写又能编，既能急就章，也能细打磨的可贵素质。

二，他是早慧而颖悟的。这自然有他父母和家庭的知识结构以及学校的影响，但不排除他对于语言、文字、文学和写作有一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敏锐细腻的感觉和悟性。试以他十多岁写的“文言诗”（古典诗词）为例，尽管在平仄粘对等技术方面还不够应规入矩（特别是词），但已见意境和风致，一种“少年老成”之气，显示出一颗童心已拥有高出一般同龄人的丰富精神世界。如《静夜》（五绝，15岁作）：

依稀灯火没，闲步向庭中。

欲听蛩声语，却被月光溶。

灯火阑珊而月光明亮，人语寂寂而虫吟唧唧，明暗对比，动静结合，情景浑成。尤其是“欲听蛩声语，却被月光溶”的一联流水对，自然而精致，把静夜的意境表达得极为优美。

《夏日过小学旧道》（七绝，15岁作）

问讯狭道蔓萝青，瓦痕苔迹莫名情。

蒲扇甜瓜门相对，几家冲澡唤儿名。

要而不烦地选撮了童年心中印象特别清晰的狭道蔓萝、瓦痕苔迹等细节，以传达莫可名状的怀旧之情。“蒲扇甜瓜门相对，几家冲澡唤儿名”，则是一幅用白描手法勾勒出的传神的夏日民俗风情画，生活气息十分浓郁。

《送北上友人》（五律，14岁作）

五月江北日，飞花逐水流。
春尽已可叹，君去更堪愁。
碧波暂留影，柳线且羁舟。
数声莺啼远，伤情在高楼。

紧扣送别的主题，调动一切相关景物，把“离愁”写得非常感人，颇近唐人风韵。“碧波暂留影，柳线且羁舟”一联，意象鲜明，堪称佳句。

此外，还有一泻而下气势不凡的《夜阑行——雷》（古风，15岁作）等，从中都可以看出作者虽然年幼，写作经验、熟练和老到还不足，但已经初具将生活转化为诗的意象以及一定的驾驭诗词语言的能力，没有习见的那种过于在技巧上驾轻就熟然而诗中无“我”的头巾气，读来反有一种清新感。

三，他是全面而执著的。前面已经说过，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神童，而是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勤奋追求，以及得力于进入大学深造来全面铺开自己的事业。

如果说明津的诗词还多少存在着对名篇名句的语言模仿痕迹（模仿是创造的开始，这对一个十多岁的少年来说无可指责），那么，他的“白话诗”，从精炼形象浓缩到只有两句的《雷雨夜》：“青黑的蛋壳 / 在撞击中破裂”，到一发而不可收的长诗《色彩三部

曲》，甚至推而广之到他的散文诗和散文，则明显地有更多自主的东西。明津的诗风和文风，是婉约自然、清新可诵、不激不厉的，是工细但不纤弱的，是热情而不矫饰的。他不玩深沉，不迫时尚，不浮躁，不玄诞，抒情而不浮泛，说理而不枯燥，读来没有阅读障碍，显示出一种处理题材的从容不迫和深思熟虑。

他的书信和日记，我没有读到，我想从中一定可以更多地窥见作者的内心世界，并获得研究他成长轨迹的第一手资料。他的理论著作，我手边只有《古代六言诗体裁研究述评》，还有《权术论——实践中的妥协》的打印单行本。前者属文学研究范畴，我没有研究过，读后自己卑之无甚高论；后者是一部颇有分量的社会的政治的专著，它研究“权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产生、运用、手段、结果和实践中的妥协。全文涉及古今中外政治、哲学、军事、历史、宗教、法律等许多领域，有极大的包容性。正如作者自言：“具体到本文的选题来说，尽管本文的切入点是权术，但是本文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它，也不是谋略、实践功利精神或妥协，而是一个贯穿于权术、谋略、实践功利精神、妥协之中的既具体又抽象的东西。”要读懂这样的文章，读者本身需要具备相关方面的丰富知识，而谫陋的我是不够格的，因而竟不能置一辞，我希望有识之士来对它进行评说。但我可以说，单就这一篇，就足以说明明津决不仅以作一个知名的撰稿人、编辑或记者为能事，他的学术研究的指向和定位要高远得多，他的求索才刚刚开始。因此，对于他的赍志而殁，是我们每一个知道他的人都应当扼腕三叹的！

山此，我进一步想到，“人才难得”这句话谁都明白，但人才

的出现和成长有一定的规律和周期、人才是“易碎品”，身心极易受到各种明里暗里的伤害、人才的成长需要良性环境，这些就不是人人都想得到的了。为了我们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进步，全社会，尤其是当权者，都应该真正地关心重视培养和爱护人才。

顺便说一下，我从明津的履历中得知他是自贡一中的毕业生，而我也是，那么，我们是先后同学的校友了，我为有这样有出息的校友感到骄傲。因此，我不是以长辈或同道或其它别的什么身份，而是以一个老校友的身份写下这篇文章，以作为对明津校友的纪念。

黄宗壤

2002.7.8.于钟云山.





恸

我认识一个人。

活了这么些年，总会认识一些人，其中若干会成为朋友，朋友中又有几个会成为老朋友。

这个人是我的朋友。

这个朋友是老朋友——很特别的老朋友。

如果你有一个朋友，你们一起游玩、一起聊天、一起思索、一起长大；你们小学就是同学，到大学还是同学——这个朋友是不是一个很特别的老朋友？

这个朋友曾经对我说，许多人之所以成为朋友是因为一些其实很普通的原因，比如回家的时候恰好同路，又比如读书的时候恰好邻桌。是的，有时候是的。但我一直相信，我们不仅如此。

每年总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会坐在家乡的一家小吃店里，吃上两碗豆腐脑水粉。

每年总会有那么几个晚上，我们会在深夜路灯的光晕里，在一条连接我俩的家的路上，慢慢地走上一两个来回。

我们会同时写信向对方推荐一部电影，然后同时收到彼此的信，发现那原来是同一部电影。

我们可以听了对方的前半句话，接着说出后半句。

我们可以无视路途远近，风风火火地赶到对方那里，或者把对方唤来，共坐品茶，不发一语，却没有半分不自然的尴尬。

我们可以多日不通音信，再次见面却不会有丝毫陌生，仿佛昨日才尽夜长谈。

这样特别的老朋友，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知己。

这个知己曾在BBS上遭遇一个半开玩笑的问题：“不为抬杠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他肃然回答：“尚有可遣之生，何不追慕大道？”“谨附骥尾”是我随后的跟帖。走着不同的路，追逐着相同的东西——我想，这便是我们“知己”的壳中包裹着的核——有着共同的热爱，又怎么会看不出彼此迈步的方向？怎么会听不懂彼此呼应的声音？怎么会不惺惺相惜、相助相知？

这实在是我的幸运。

只恨这幸运去得太早！

2001年4月16日——那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涕泗交流。

我的朋友、我的挚友、我的知己……走了……此年此月此时此刻此弹指，弦断谁听？弦断谁听？

整整一年后，我才终于能够有力气拿起笔来，写下一些从伤痛中榨出的话。郁积在心里的痛惜无法随着月明之夜的肤浅长嚎而飘散——我知道它将永远梗刺于心——在每一个熟悉的地点、在每一个思绪飘忽的瞬间。

阳光下的花依然美丽，洒在肩上的雨依然清爽，豆腐脑水粉依然可口——只是于我从此多出一种滋味了。

陈鹏

2002年5月于四川大学